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凡二條

立原廟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丞相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凡四條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匈奴復請和親

除秘祝凡四條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凡二條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凡二條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凡二條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凡八條

以公孫弘爲博士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法凡四條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
朔方郡
三年以張湯爲廷尉凡二條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
降匈奴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侯賜謀反自殺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宫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按呂后殺如意而虐戚姬慘毒可恨然亦由高帝不能善處當其楚舞流涕之時高帝固知戚姬有此禍矣始於偏私之愛遂有廢立之謀一有廢立之心便無兩全之理以偏成嫌以愛成禍孰若長幼各得其序嫡妾各安其分之爲得哉惠帝見太后之虐自當苦諫諫不聽則亦徐爲調停處分見不及此乃日淫樂不聽政日終不能治天下是以父之天下與母爲讎也亦不得稱孝矣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日薨謚曰文終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令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按惠帝與蕭何問對之言其命相可謂審而薦賢可謂公矣曹參勿擾市獄之論其待姦人似過於寛然實有深意蓋姦人不可縱亦不可擾若操之太急處之過嚴則人將有所不堪而以

不肖之心應之矣相一國且然而况治天下者
哉
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
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
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吏吏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輙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
中無事
按蕭何曹參有隙而何所推薦惟參參既相一
遵何約束不懷舊怨不存成心惟求便安國家
此眞古人純忠不可及處至其用木訥之吏罷

深刻之言亦足以崇渾厚而杜浮競宋李沆云
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意亦如此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按禮稱祭不可數原廟之設非也況原廟之設

本爲掩飾複道之非叔孫通導其君文過遂非其罪大矣人君旣有過舉不妨與天下明見之而明改之自可復於無過日月之食何損於明而乃曰人君無過舉豈不謬哉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卽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皆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按呂后以一婦人臨朝稱制育他人之子於宮中亂宗支而滅血嗣生殺廢立易如反掌漢庭於是乎無人矣毋后治一國自秦太后始毋后臨天下自呂太后始若使高帝嚴立宮闈干政之禁只以平勃輔佐惠帝何至有此呂后之罪誠不容誅而高祖貽謀亦有所未盡也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下之云

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

按呂后以母后之尊稱制臨朝其視殺趙王如意輩如孤雛腐鼠然倉犬之見竟至不起其事畧與齊襄見豕人立相同雖云近怪然亦足以明天道之好還矣產祿握兵爲謀叵測葢產祿無兵則不能自全平勃無兵則不能定亂國家兵柄所係大矣哉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刼

商令寄紿説禄曰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按吕氏之禍始於王諸吕時平勃身爲將相阿意曲從以至釀成禍亂乃束手無策徒令酈寄紿之設使禄不可紿軍不得入則劉氏危矣安在全社稷定劉氏乎故大臣當以王陵爲法不

可順從於臨事之時而僥倖於有事之日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急而一之則爲大須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繁姦錢日多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
按錢法之設原以便民但官鑄則利權在上私鑄則弊端在下夫示人以爲奸之竇而徒嚴懲奸之法則法雖重無益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又非但錢法一事而已

賈山亦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
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
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
招致天下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按賈山之言不見聽從吳鄧之錢流布海内自
古未有貴幸壞法而忠臣正士得申其議者也
後來吳王竟以反誅鄧通亦以餓死葢强宗必
至覆國驕臣必至破家亦理勢之自然耳以文
帝之賢不免有此況後世乎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與居以爲儆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按淮南王謀反見廢而死自是法紀當然而在

文帝兄弟之情則有不能安者當其曲意以從亦不過厚之耳厚而至於驕驕而至於横横而至於逆逆而至於誅雖淮南之自取而帝之所以處之者亦未盡善也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至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夫漢遣宗女下嫁本欲以結匈奴之和而中行說降虜反以遺中國之害蓋自古夷狄不足以害中國惟以中國之人出而輸情教虜勾虜犯邊然後能爲中國患耳

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卽有災祥輙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按天降災異原欲譴告人主故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秦乃設爲秘祝移過臣下欺神媢上孰

大於此文帝下詔除之惟知引咎修德所以能
克當天心永延漢祚也觀秦以秘祝亡漢以除
秘祝與人主禍福蓋必有所召之矣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
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

按賈生手足倒懸之喻可謂痛切而文帝始終
含忍不肯征討蓋不欲以中國無罪之民爭勝
於夷狄耳然匈奴不以爲恩反以爲侮雖有金

絮采繒之贈而寇掠之患無歲無之蓋夷狄可
以威服難以恩結惟恩與威兩當其機和與戰
兩握其權然後為制禦之長策耳

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
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
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

按自古耗天下之財者莫甚於奢侈奢侈之極

必至僭越奢侈之弊必至困詘以文帝之恭儉
而猶有侈靡之俗如賈生所言者況後世乎君
人者惟示之以禮先之以儉而佐之以法禁然
後風俗可得而移易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
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
就而爲之諱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下不
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
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待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按賈誼敬大臣之説論事明確深切時弊葢自秦尊君抑臣之說興而世遂不復見古上下交泰之事不知大臣共圖國政稱爲股肱人君輕大臣則是自輕其國事自褻其股肱也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聖人之言萬世所當法也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按文帝此舉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早爲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耳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故人君待外戚教訓而裁抑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

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髠者爲城旦舂當黥髠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按文帝除肉刑之詔詞意惻怛可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矣然定笞罪至三百五

百而用刑之吏不審立法之意犯者多至傷生
至景帝減笞數定笞令而後文帝之法盡善而
無遺憾總之皆以行其不忍之心而已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
按文帝不相竇廣國後人亦有議其不當避嫌
者其實文帝未爲失也廣國雖賢而申屠嘉之
廉直亦豈出廣國下乎均之爲賢寧取無嫌者

用之耳且保全外戚不使干預政事自是政體
合當如此以此爲訓而後猶有霍氏王氏之變
乃知文帝之慮深遠矣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傍怠
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
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
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
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吏合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文帝寵鄧通原非美事然以寵幸之臣聽宰相切責困辱大臣得行其法幸臣不得行其私故鄧通雖幸竟不能害一人壞一政者以有守正之大臣而帝能容之耳申屠嘉折辱鄧通而文帝容之則治世事也孔光謟敬董賢而哀帝嘉之則亂世事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六年匈奴冦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掠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按匈奴犯邊尚在遠塞而文帝遣兵命將已屯近郊葢以伐胡虜狡獪深入之謀亦以振京軍偷惰不習之患惟平時有兵有將故可臨時即遣若後世兵政不修軍禮不講臨時無將乃始

咨求臨時無兵乃始召募欲其杜邊患壯國威
難矣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
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
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

按亞夫軍令嚴肅文帝皆一一聽之至爲按轡徐行改容式車將兵將將可謂兩得後來承平之世武備廢弛將官一味趨承求人喜悅即有一二有能之將亦爲文官窘辱文法束縛絲毫不得展布何以整齊士卒何以振揚威武穰苴修軍禮而齊強周亞夫肅軍令而虜退所以兵法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馭將者尚三復於此云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按董子對策首舉天人之際深爲明切葢天之愛人主不過如人主之自愛人主自愛其國家豈有忍使傷敗者只是自恃承平見謂無事卽有興亡治亂之戒以爲未必然卽有災變怪異之事則又以爲偶然故馴至於亂而不自覺耳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故董子以學問行道歸之勉强此二者原非高遠難行之事何待勉强只是宴安既久積習爲常則反視學問爲迂闊視道德爲拘檢必須黽勉奮起一番然後可以勝偷安逸欲之習若學問漸久道德漸進將有不能自已者亦無俟勉强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按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之意然繼亂世者則當新化理繼治世者則當求舊章當治之方極亂之將形則當釐革懲玩愒以求復祖宗之舊益時弊必不可不更祖制必不可不守惟在人君化而裁之耳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

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仲舒論爲政先於教化求賢先於養士可謂探本之論蓋古人所養卽所用所用卽所學故得實才實學之士而用之後世教法不立徒事空文及其居官治民又與平昔所學全不相蒙此人才所以不逮古人也欲興學育材者當三復於董子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仲舒之言卽後世資格之法賢愚同滯眞爲

不分益弊政也然不循資格則銓敘者易爲偏私登進者益滋奔競亦勢所必有者惟循資以用中人之材破格以待非常之士而在上者以大公至平之心主之則百官各得其職而羣才各效其用矣其所謂歲貢二人即後世薦舉之法貢賢者有賞貢不肖者有罰即後世連坐之法益賞罰其舉之之人則薦舉不敢不公不敢不愼薦舉公且愼則是非明舉錯當而賢才出也

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

按仲舒積善積惡之喻是千古至論凡人情皆明知不善之爲非但以善小而無益惡小而無傷耳及其事復一事日復一日積蓄既久將有極重而不可返者故志在善則積善積善久則不善無由入矣志在不善則積惡積惡久則善亦無由入矣考其終惟視所積揆其始惟在所

志故聖學惟在於定志也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按董子補偏救弊之言非但繼亂而道異者爲然即繼治而道同者亦有然者葢祖宗法度流傳既久或有廢弛或有錯誤或有便於先而不便於後者一切循之一切更之皆非也善爲治者惟在振飭釐正以求祖宗之舊而勿使壽蠹生

其間則可爲萬世而無弊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說者皆在所舉故仲舒請禁絕之使聖道不雜於功利六經

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爲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藝如日中天則仲舒之功在萬世矣葢人情好異高才之士喜於因難以見奇故往往舍正道而趨於異人見高才者且爲之故靡然從風耳若非人主嚴立禁約別白黑而定一尊何以一道德同風俗乎

以公孫弘爲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

賢良徵弘及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圓融委曲之士既易受知於人主亦易見容於衆人守正養高之士既難結人主之知亦易取同列之忌弘始與轅固並徵而固罷歸後與汲黯同列而黯外補曲學易售直道難合葢自古歎之矣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

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按弘與黯言事弘常見親而黯多忤喜諛惡直自是常情但人臣趨向只看人主喜好何如耳諛者見親直臣自退人臣何若不隨順意向以取富貴雖有當言者亦只緘默有不當爲者亦只順隨此乃人臣不忠之利非國之福也故明主必虛懷納諫獎進忠直懷情不盡語言不一者皆有重罰所以勸朴忠而杜欺罔也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漢世舉孝廉之法最得移風易俗之本蓋孝是立身第一義武帝特下詔旨而又嚴不舉之罪則舉薦自然公正實行自然上聞故漢之風

俗最為近古後世取士不論孝行但取文義居官不首廉潔但取才華去古人之意遠矣

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按自古人主好大喜功皆是臣子導之嚴安所言當其情矣葢中國强富則人主利在無事而人臣利在有功及夷狄侵侮則人主欲其建功

而人臣欲其免罪故强則生事弱則避事邊境
不安其原在此人主知其情而善駕馭之則不
至失策而敗事矣
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
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
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卹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
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
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
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按徐樂土崩瓦解之喻眞是千古名言所謂土崩者民心失也土至微細彼此相附則高相離則崩民至衆多上下相維則附相離則變未變則視之無形一變則救之無及無事則小事亦無有事則事來不小故王天下者以得民心爲本而欲得民心惟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

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按徐樂謂歲不登及有邊警而憂民之易動其言甚關係治亂安危之機蓋民窮困則易怨有邊事則易擾以擾乘怨致亂之道也三人奏書即時召見故能鼓舞豪傑通達羣情如此用人誰不自效即此便是爲政安民張本此人君所當法也

匈奴入冦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按武帝此舉說者以為好大喜功虛耗海內然不一勞者不永逸因城以守寓兵於農可以絕

匈奴窺伺之心可以養中國全盛之力蓋出塞之師或可以已而朔方之城實爲便計事有且勞且費而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二年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

夫廷尉天下之平也天討有罪即天子尚不得私況窺人主之喜怒爲刑罰之輕重其有能得

其平者乎凡人主有所重好人即乘之以關其說其說既售人主信之不疑然後假上之愛憎以自行其恩怨人主但知彼之順巳而不知巳之喜怒反爲彼用人各有見豈有事事相合之理人主但看巳意所出即應之如響者必奸臣也

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

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
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按汲黯持大體張湯好小苛黯之正直足以自
離於人主而湯又以辯口濟其巧心辯口可以
折異議巧心可以順上旨故黯終不能勝湯耳
漢臣王嘉有言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
刻也湯之謂矣人君御臣邪正之辯可不謹哉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
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閤以延賢
人與參謀議弘外寛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

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上從之

按公孫弘開閣待士猶有集思廣益之意若其外寛内深欲以事陷汲黯而誅之則險刻甚矣賢如汲黯公孫弘假之以治内史而欲陷之武帝借之以治淮陽而實遠之明知其賢而明重之陽引以爲重而實陷且遠之正士之立朝難哉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

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
前將軍趙信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
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
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
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
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驃姚
[illegible]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
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

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按自古名將皆以閫外自專誅賞自出取勝破敵而衛青不敢擅殺一有罪之裨將然亦卒能成功其故何也疏附之臣初受事任則名位尚輕不專則愈輕若夫屢立戰功內有根蔕則事權已重專之則愈重處太重之勢而能謙抑挹損此衛青所以能保其成功也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按漢之賞功費至黃金二十萬金物力之盛後世未嘗有也然猶不足而至於買爵贖罪人因貲而得爵因爵而除吏勢必重取於民以償所費而吏治愈隳民生愈困矣故人君欲興師旅先料理經費若業已舉事而費用浩大財既不可卒辦事又不可中止則不但賣官免罪勢所

必然抑且厚征多取無所不至矣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賔客方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削二縣安耻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賔客使陳喜等爲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爲反謀中郎伍被曰可僞爲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

按淮南衡山反謀皆起於結賓客而奸人因而誘致之耳然其所爲謀者不過欲詐徙民於朔方以恐動百姓而乘之以起可見凡征調擾民之事皆民之所懼奸人因以爲資者也若安靜無事或有事而用之得人行之得法不致大擾則奸人無以飾其詐而邪謀寢矣

安又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於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

決被自詣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先自告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死者數萬人

按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黯屢忤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黯何也凡椎魯戇直之人執德不回就觸忤之中轉有可信在人主面前尚且堅執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

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就委曲之中便自可疑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此弘所以見輕而黯之所以見重也人臣覩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所以任人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

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按漢武好大喜功有三曰伐匈奴通西域事西南夷伐匈奴意在圖邊境之安通西域意在分匈奴之勢此兩事皆有利有害有得有失惟通西南夷一事欲求外國之物却勞中國之人有害無利有失無得彼其謂廣地千里威德徧四海夫使中國之民不安其生却要威德徧於海外何用唐太宗有言中國治安夷狄自服此語可爲法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匈奴渾邪王降 凡二條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 凡三條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凡四條

五年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凡二條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凡二條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凡三條

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凡二條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

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至是巡狩所過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
四年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太后發兵
反詔丞相屈氂討之 凡十四條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凡二條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
尉 凡三條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賀昌邑哀王髆之子 凡三條
既定議 凡四條

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按衛霍窮兵黷武昔人論之詳矣然霍去病所以成功者以所將常選故敢深入以此見兵貴精不貴多也若後世兵不選擇老弱居半至所稱選鋒精騎則又以衣糧之厚輕狥請託則兵

安得有用而將安得成功乎竊謂如衛霍窮征
遠討必不可爲而其選將練兵則可法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
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内史
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
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
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按武帝欲斬一令汲黯乃謂斬臣民乃出馬言
語直戇最易激人主之怒武帝卻默然不爲動

蓋帝於黯之言未能盡用而未嘗不優容未能
無忤而未嘗加罪譴世但知汲黯之直而不知
有武帝之明故黯得效其忠悃耳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
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
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
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又以微文殺五百餘人是
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
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居頊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按漢受渾邪之降而匈奴始弱亦馭夷之長策也但因馬不具而欲斬縣令因貿易而斬五百人則非法之平矣汲黯直言帝不能用然亦終不深怒忠言直諫當其合意而容之未難也忤意而能優容乃稱難耳此武帝所以稱明主也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

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

按武帝造幣鑄錢大畧巧取民財以佐上用而已夫不務省費而多取以助其費費愈多取愈衆而天下之財愈索向使師法文景之恭儉何至困乏之若是可見人君欲足國者惟有孔子節

用之言大學生財之道而一切權宜衰世之政
勿用可也
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按宋臣司馬光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上益官而下不損民之理東郭三人皆上愚其君下剥其民所謂甚於盜臣者也此等利臣不用則無以佐目前之急用之則深貽後日之患善理財者不可不權利害之輕

重而慎之於初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宴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按武帝所議諸法大槩利民犯禁而沒入其貲財既奪小民衣食之業又長奸民告訐之風使

民既苦於重斂又苦於重誅安得不思亂也嗟
夫當時純臣如董仲舒直臣如汲黯皆棄之於
外而入朝奏事至為忘食者乃聚斂刻薄之張
湯湯以一廷尉而天下事皆取決焉蓋人主好
利則朝權必歸於利臣好法則朝權必歸於刑
臣雖有純臣直臣其如上之不用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
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
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

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

按諸將出塞青自當單于而徙李廣於別部乃以數奇爲辭如以爲數奇則不如勿遣官以前將軍爲名而不使當匈奴青自居其功而陷人於敗地此千古所爲不平也故人君御將惟當論能與不能不當論數之奇與不奇斯能盡其

才矣

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

按衛青以武剛車自環而出輕騎擊匈奴此以整擊亂之術也故漢與匈奴戰大畧殺傷相當而是舉縱兵五千斬獲萬九千級則用車戰以全取勝耳後世倣其制而習之亦拒胡馬之便計也

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責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按李廣失道不爲無罪然以七十老將爲人清廉而致令自剄不無可惜況廣與食其同爲後期不急責食其而獨急責廣食其力足自贖得免死廣力不足以自贖即不免於死人亦何苦爲廉將不爲貪得貪得既潤身家有罪且可納贖廉將既甘清苦有罪乃無以贖用法不平乃

至於此是率天下而爲貪也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蚕食匈奴以北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漢武遠逐匈奴通渠置田雖於海内繁費然其雪恥除凶猶足爲烈亦以其時虜騎不如中國强盛而又得名將駕馭而用之故能成功若夫不度彼已之勢未見勝敗之機而輕於一決未必有塞外之勳而先爲中原之擾則又不可

不熟計也
五年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黯爲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
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
卒

按理民治郡之才易得而正言直諫之士難求
淮陽即難治然以漢廷多才豈必待黯而後能
而忠謨讜論匡中朝之過舉抑外藩之邪心非

黯不可顧不留以自輔而棄之外郡自是神仙土木征伐之事竟無一人敢直諫者而海內幾亂夫端人正士所關於國家者重矣

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按武帝待衛青公孫弘親之而不重待汲黯重之而不親然親總之冠亦見不冠亦見踞厠亦見可見古時君臣相親無少間故下易事其主而

上易知其臣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
而相隔尤甚蓋有所輕則猶有所重若一相隔
則無復有相親者矣君臣不相接而獘端因之
以起人主可不念哉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郄湯所厚吏魯謁居陰
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
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
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
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

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

按張湯反覆變詐人也以智術伺意旨用意旨爲法令倚法令作威福竊威福報恩怨武帝不得湯則無以稱旨旨雖稱而終爲所欺湯不任

智術則無以固位位已固而終爲所戮故人主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人臣與其才而詐不如愚而忠也湯之罪誠足致死但云與賈人謀事而分受其利却是文致之詞觀湯家不過五百金則可知矣大抵以詐罔上終敗於詐以法傾人終死於法非但人事抑亦天道耳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旣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
翟下獄自殺

按湯之欺詐三長史之傾危皆不能無罪但因
湯而盡誅三長史因三長史而下丞相於獄致
令自殺則太過矣漢武時誅殺過嚴大臣多不
得善終不但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亦非所以全
國體也如青翟者一罷免足正其罪矣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
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

按張騫招烏孫居渾邪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禦夷之上策也葢夷狄分則弱合則强匈奴前所以强者併諸小國也後所以弱者渾邪來降昆莫内附也故禦夷之策莫如離之使不相糾聚則易制矣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

鶱報謝是歲鶱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按漢通西域遣使者賜金帛欲以揚强漢之威靈適以褻中國之體統古者四夷來賓萬國致貢然後天子撫而受之如商之氐羌周之越裳是也今彼未嘗求通而我先遣使宣諭彼從之已爲失體彼不從又復損威後來因慢使匿馬以致出師遠討塞外益多事而國無寧息時矣

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

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按漢武置酒泉武威以絕匈奴與羌相通之路雖於中國勞費然自是制禦夷狄之奇策若愛大宛馬而遣使以求之以至後來興師動衆則大謬矣文帝卻千里馬之獻而武帝乃至求之外夷相去一何遠哉

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

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

援欒大欲貴其使者以通言於神仙是明欲官爵也令爲親屬待以客禮是明欲尚主也世豈有愛爵祿求富貴之神仙欺詐顯然矣以武帝之明而爲所誑者心有欲故耳若人主清心寡欲便是長生久視之道而奸人亦無以售其欺矣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

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
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
年大坐誣罔腰斬
按欒大以一方士至使人主傾信封侯賜第尚
公主其術必有動人者凡仙人不常有而術士
常有術士無益於人而往往藉口於仙以欺人
主至術窮亦往往伏法蓋凡在耳目常情之外
者未有不爲大奸而爲大奸者必先以小術取
信如文成五利之屬足以觀矣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按平南越置九郡於漢不可謂不利然在中國民窮盜起則利不勝害也大抵人主有事於外夷最當慎重宣諭之而不聽勢必反叛彼既反叛勢必興師我既興師勢必勞費帝王御夷來不拒去不追豈有遣使喻人入朝者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按漢武旣定南越復平西南夷總之好大喜功難爲後法然當時戰勝破敵置爲郡縣皆是實事非如後世撫土司之微過掩山猺之不備輕

易動衆誅戮無辜而以爲功者也大抵西南小夷原不能爲中國害而常借中國之聲勢但使駕馭得策自不煩兵而定矣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

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虚其地

按漢武平南越東越置西南夷爲郡縣兵連歲不解竊以爲其事與城朔方通西域事同而得失異蓋朔方不置則西域不保西域不保卽無以斷匈奴臂而制其命此事之且勞且費而不可已者也若西南夷不服何損於中國雖服何益於中國此事之且勞且費而可已者也大抵兵事一動則相因而起因南越而興師又因與師而及西南夷與東越是以人主用兵當揆事勢之緩急較内外之輕重而不可執一論也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復東
非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按天子巡狩原是古禮然未有爲求仙祭山而
至遊幸萬八千里者供億之浩繁民庶之擾害
可勝道哉穆王以西巡而周衰武帝以東巡而
漢敝故人主必端好尚謹巡幸尊居恭默而天
下治即不仙而壽不祠而福矣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

按桑弘羊之術無他端賣爵贖罪及籠天下之利權歸之於上而已賣官則吏治壞贖罪則法紀隳利歸於上則怨結於下故爲國取怨者莫甚於言利之臣司馬光謂不加賦而用足其害乃甚於加賦諒哉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部都尉涉河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谿參等使殺右

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

按漢之破朝鮮固以威聲震動於外亦俟其內變而乘之耳故居股殺餘善而後南越平尼谿參殺右渠而後朝鮮服若夫中無內應前有堅敵懸師遠討而鬬勝負於一擲則不可不愼也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

使絕國者
按漢武雄才大畧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咸得其用亦鼓舞英雄之一端也然天下自此多事士大夫遂馳騖於功名不復知有行檢之可貴所損亦已多矣古帝王之用人必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貴實而賤詐先德而後藝人才衆多風俗醇美其視武帝之用舍何如哉人君用人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

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按武帝以嚴御下丞相相繼誅死不但傷大臣之體國體亦大傷矣是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有罪却使丞相坐之東漢政事不歸臺閣有災異則使三公當之輕畀以事而重責以罪豈御臣之體哉至使大臣泣涕不敢受印綬則時事可知矣

四年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

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遮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往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

按大宛之役其興師也止爲求馬其命將也止欲侯其寵姬之兄意以無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但以軍旅大事不擇人而授之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將之功謬矣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

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

按戾太子仁恕溫謹原是令德只因武帝嫌其材不類巳皇后太子皆不自安蓋無過則不當嫌有嫌亦不當露稍露意向便爲奸臣窺伺以致江充得行其奸而太子終不能自明以死高祖疑惠帝不類巳武帝亦嫌據不類巳其始畧相似惠帝無恙而據生變者高祖悟而武帝不悟也

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

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
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
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按武帝之言不但可以慰安太子其較量時勢
斟酌政體無不洞悉眞是英主顧父子至親豈
有反待外人勸解寬慰之理其詞雖溫其議雖
正然有疑而解之不如坦然無疑之爲愈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
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
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

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

按戾太子得百姓心而反以生嫌者始於多毀所以多毀者以不便於深刻邪臣耳彼邪臣以巧心持讒說使太子受其毀而不知武帝入其術而不覺景帝因郅都廢臨江王事亦類此自古尊用酷吏者不但殃民壞法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人君用人可不審哉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

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按戾太子貌有泣涕佯作笑語可謂孝矣武帝知常融之譖而誅之可謂斷矣以明斷之父仁孝之子而終不能不間於邪臣之口甚哉讒言之可畏而佞人之當遠也常融已誅而蘇文復行離間除惡不盡復生亂階皆始於父子相見之疎是可爲戒矣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

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心旣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寤因是體不平

按巫蠱之獄起於女巫入宮中女巫得出入無禁者以武帝好之也神怪者愚人所易惑而呪詛者人主所最惡矯誣者旣藉禱祠以惑人心傾陷者必藉祝詛以動主聽自古大獄大亂多始於此是以人主端好尚以絕欺詐之原嚴出入以杜宮闈之釁則異端無所售其術而奸人亦無所藉口矣

上嘗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
江充爲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爲
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
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
按武帝使太子多通賓客以致異端襍進於論
教太子之道謬矣蓋太子只當早令就學而不
當別爲立苑只當早置師保而不當多通賓客
師保不置則心志無由而開明賓客雜通則奸
邪因之而誘引是以善教太子者必使之親正
人聞正言見正事則蒙養端而奸邪杜矣

充見上年老恐宴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
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坐
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按江充恐爲太子所誅遂造巫蠱之獄誣告而
死者數萬人因此數萬人以漸及後宮因後宮
希幸者以漸及太子至使親父親子不能自明
奸人之術誠巧而禍誠烈矣彼其初奏没太子
車馬不過欲藉以聳主聽而立奸威業已成隙
則其勢不能中止搆成危機乘帝之疑心而入
當其始父子相見之疎本無他意奸人窺見形

跡妄測意向遂開釁端及釁之既成而帝亦不
能保其初心矣故人主凡事當慎於始也

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
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
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
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按巫蠱之獄事無質証跡在影響奸臣之所託
而孝子之所難自明者也宋世子痤梁太子統
皆坐是以死然使人主以理斷之亦無難見彼
曾奏沒太子車馬不有夙嫌乎彼未嘗入宮中

何遽知宮中有蠱氣乎帛書木人卽是宋伊戾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以武帝之明而爲所欺何也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按江充陷害太子事未實也石德乃導之以矯制發兵之說則眞反矣自古禍變多以奸人激之以亂人成之武帝以奸人將命以亂人傳太子父子反疏而奸人亂人者反相近故其禍至

此向使太子得朝夕繼見以端良之臣傅之自能銷釁於未萌卽使有釁亦能委曲調護不至生亂矣

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

按江充雖以使者治巫蠱獄未有詔罪太子也而充遂敢急持之者素見上待太子疎耳太子

欲見而爲江充所持武帝欲召而爲使者所欺
父子之間郤被奸臣間阻欲一言自明而不可
得悲哉上下隔絶之爲害也

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
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
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太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
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按武帝謂太子懼且忿故有此變得其情矣當
事之初起太子一見可明武帝一招可定天下
事往往當易處之時而懦怯之臣郤張大其事

以欺朝廷以致坐失機會决裂難收耳目所及
尚如此而况千里之外乎故人主聽言不可不
審也

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
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
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
太子引兵敺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
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

按戾太子之詐以病困爲辭武帝輕出都城而
居甘泉故致有此向使帝在長安江充未必敢

急持太子卽持太子亦可以自明卽使有變亦無所藉口以號召其衆矣蓋由父子隔絕故奸人藉巫蠱爲傾陷之具君臣隔絕故太子得藉病困爲反逆之名惟人主愼起居杜巡幸君臣父子情意流通則詭詐之謀無由成非常之變無由作矣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

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
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惟
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書奏天
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按武帝盛怒廷臣無一人敢爲太子訟冤者而
獨出於三老之口廷臣有慙色矣漢家有二大
事皆決於田野之老高祖得四皓而太子之位
始定武帝得三老而太子之冤始白然與其有
三老之辯明不如有四皓之調護也
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嘗賣屨以給太

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幷遇害

按戾太子誠不能無罪然爲奸臣所誣急而至此三老茂之論得其情矣武帝業已心知其寃便當明布詔令郤乃遲留不決以致太子自經皇孫遇害後雖作思子之臺何益於事哉大抵武帝其始無疎太子之心而有疎之之跡故奸臣得因而潛窺其後有赦太子之心而無赦之之詔故廷臣無由而將順是以明主之意旨不當使人微窺之言動當使天下明見之則奸臣

無所因而窺伺廷臣有所奉而遵守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於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按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悔過亦已晚矣論其所爲與秦皇多相類秦亡而漢業不衰者秦皇不悔而武帝能悔也自古帝王上

焉者無過可悔其次一過卽悔又其次事久而悔其下始終不悔能悔過卽改過能改過則無過矣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謂天下無神仙節食服藥少病而已其論確矣蓋祀神求仙原無實事養生卻病却是

實理人主固不當惑妖妄以求理之所本無亦不當失調攝以戕身之所本有惟有慎起居節飲食保身以保民則可以長治久安不求仙而愈於仙遠矣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

按千秋才器足稱其官未爲不當但以一言取相終是太驟古稱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有以

一言而加之羣臣之上者哉故帝王用人必歷
試屢考而後用之然後可以厭中外之心消躁
競之氣也

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
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
以威西國

按輪臺之議去塞太遠誠爲非計若近塞屯田
却是千古禦夷良策葢邊事莫善於守莫急於
餉置兵以守邊而屯田以給食敵人進不得入
退無所掠此不戰而屈人者也後世屯田法廢

有事乃始調兵應援兵至敵已去敵去又遂忘備故虜常得利而中國反疲於戰守禦夷者當留意於斯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按武帝悔過之言極是禦夷上策蓋禦夷者惟

在外不失備內不擾民武帝終歲出師而匈奴亦時入塞及其後勸農畜馬與民休息至昭宣之世而單于降服古人謂中國治安夷狄自服信然哉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

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封介子爲義陽侯

按樓蘭反覆自當有問罪之師若遠不能及便當置之度外豈有堂堂中國而遣人行刺之理所以馭夷者惟有威信兩端揚言使外國而因以行刺後有使命誰不見疑得一樓蘭之首而失中國之信所損大矣世有以介子爲奇功者

奇則奇矣但不正耳

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奧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

按昌邑王知王吉之忠而賞以牛肉未嘗無本心之明只是知善而不能從知過而不能改眞孔子所謂悅不繹從不改者蓋人當其迷而未悟則猶望其有悟時悟而復迷則無復有不迷

時矣古之帝王必曰從諫如流改過不吝不從
不改而徒賞之亦何益哉
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
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
宰人遊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亡乎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
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
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
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

人侍王數日皆逐去

按昌邑王所以敗者以其昵近羣小龔遂引膠西爲驗可謂忠懇矣蓋人主與端良行義之人處則薰陶久而德日進與讒諂面諛之人處則壅蔽生而過日深雖選郎入侍旋復見逐所謂一暴十寒何益於事然則欲成就君德者惟與士大夫相見之時多則善可長而失可救也

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到灞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

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按昌邑入繼之初乖違錯謬原無君天下之度代王繼統南面三讓是何等從容昌邑受徵奔馳馬死是何等急遽興廢之機已决於此故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

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

按霍光廢立忠則忠矣而於事不順當群臣失色之始莫敢先發及延年發言之時莫敢後應

平居既不進諫效忠及至有變唯唯叩頭惟大將軍令雖昌邑無道而主勢之孤臣節之靡畧可覩矣

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縳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按霍光此舉史臣列叙甚詳古人處事周密如

此文帝使宋昌將非軍霍光使張安世將禁旅
蓋宿衛親兵關係甚重後世乃委之紈袴任其
廢弛過矣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
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
臣奏請徙王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
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
罪過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
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

按昌邑王無道霍光爲漢宗社而廢之其心雖忠然與其輕廢孰若始不輕立乃不咎已之不詳審而罪昌邑羣臣之不舉正天下豈有徵王入繼而本國之臣乃舉正其罪者乎若以不諫諍加罪未爲不當然王吉龔遂直言無隱當受上賞郤乃髡爲城旦於是乎失刑賞之平矣

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

無諫書亦得箴光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樂少府

按王式之對可謂不愧其職矣有王式以爲之師有龔遂以爲之臣而無救於敗亡者聽與不聽耳霍光使夏侯勝授太后以書可見欲省政事當明經學欲明經學當勤講讀但以太后而親朝廷之政以外臣而授宮闈之書其事不正未可爲訓也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六